

火 綫

(一个步兵班的日記)

巴比塞著

一沙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Henri Barbusse
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

Flammarion, Editeur, Paris, 1917.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030 字數274,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12 $\frac{5}{16}$ 插頁4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200 册

定價(4) 1.20 元



前 記

法国的偉大作家、保衛世界和平的杰出的运动家亨利·巴比塞，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于巴黎郊区一个剧作家的家庭。母亲是英国人，于巴比塞三岁时去世。他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喜讀高乃依、拉辛和雨果諸人的詩。在罗蘭中学畢業后，他升入巴黎大学，曾得哲学士学位。从他剛离开中学时起，即开始文艺活动，参加詩歌竞赛，获得了优等獎。一八九五年發表他的詩集“泣妇”，惊动了巴黎詩壇。“泣妇”是一幅色調柔和的憂郁的画卷，但不是頹廢悲觀的情調，从若干詩句中已經显示出作者献身人类解放事業的强烈而真誠的願望。以后巴比塞又出版了小說“哀求者”和“地獄”，这两部作品都帶有唯心論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担任新聞和杂志的編輯，經常出入于文艺沙龙，受到当代作家們的尊敬；也写了一些戏剧評論和不少短篇小說。这些小說，后来以題名“我們这一群人”出版。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第一次大战，在巴比塞的生活中構成了决定性的轉捩点。战争爆發时，他已是四十一岁的人，而且體質虛弱多病；但他仍請求前往槍林彈雨中作战达兩年之久，立了兩次功。在前綫与士兵同甘共苦地生活，这才把他漸漸从幻想中解脫出来，認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誰，于是，他以六个月

的时间，在医院中写成了这一部不朽之作“火綫”(一九一六)。从此时起到他在莫斯科与世長辞止的二十年的岁月里，巴比塞抛弃了一个作家的舒适生活，積極参加了当时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他勇敢地充当了前綫所有士兵的代言人和受压迫的民族及被法西斯迫害的人們的保衛者。国际作家协会頌揚他是“在全世界文学作家中的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一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士。”

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一九一七年在里昂發起組織“法国退伍軍人协会”，提出了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他本人担任这个协会的主席，因而处处遭受了一些麻煩和迫害。但他并不退縮，仍勇敢地推动这个运动向前發展。一九二〇年又在日内瓦召集各国参战人員的大会，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組織。同年又把把这个运动扩大到作家中間，創刊了“光明周刊”，号召各国知識分子在思想战綫上更加广泛地团結起来。一九二三年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全体領導者被反动政府囚禁，他偏選擇了这个时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表示和他們共患难；“他認為脱离了为被剝削者和被压迫者而战斗的党，是不可能有效地为人类的解放服务的。”^①一九二五年他往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巴尔干調查，發表了引起世界輿論注意的动人心弦的調查报告：“劊子手”。一九二六年創立白色恐怖下受害者的保衛委员会。接着在一九二七年，他召集“国际反殖民主义压迫大会”于北京，同年第一次往苏联旅行，参加“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后来他成为这个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光明周刊”因故停刊后，他于一九二八年又創辦了“世界周刊”，在文化战綫上起了先鋒队的作用。

① 見杜克洛、弗萊維爾合著“亨利·巴比塞”。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去世的这七年中間，世界經濟危机爆發，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巴比塞把他的全部精力加倍集中在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崗位上。首先他召集第一届反法西斯大会于柏林（一九二九）。不久，他組織“法国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一九三二），号召文艺工作者起来进行斗争。他和罗曼·罗兰联名召开了有兩千多名各国代表参加的有名的阿姆斯特丹和平大会（一九三二），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和反战的力量。一九三三年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成立全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巴比塞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一年的三月三十日，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战争的危机扩大了，巴比塞更是不遺余力地号召人們赶快組織起来防止战争的爆發。就在这一年他出席国际青年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他旅行到西班牙、丹麦、美国和苏联。他在美国演講，从紐約到芝加哥，經過十多座城市，为时一个多月，建立了一个美国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当他每次演講时，开始总是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是很荣幸的，”这反映了他的英勇的性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在巴黎布法罗运动場举行的“和平自由大会”上发表演說，号召巴黎群众要永远团結在一起以便进行有效的斗争。当天下午他和巴黎群众一起游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国的公开活动。七月十六日他去苏联，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受到了經久的鼓掌欢迎。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回寓途中，肺炎病复發，于八月三十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去世。九月二日苏联人民为他举行庄严的殯仪。九月七日巴黎人民为他举行盛大的葬仪，三十多万人把他的遺骸送到拉舍慈公墓安葬。

斯大林在吊唁巴比塞逝世时說：“他的生活，他的奋斗，他的

热望和远见，应该是全世界年轻一代劳动人民的榜样。”馬賽尔·加香也曾在他为“和平战士亨利·巴比塞”一書所作的序言里說过这样的話：“对于年轻一代和所有正在这动荡的时代探寻自己的道路的知識分子，只有巴比塞才是他們更可靠和更具有吸引力的向导和模范。”

巴比塞与战争接触，深入士兵的生活，使他成了一个革命者。在他的革命生活中，沒有停止一个作家的活动。除“火綫”外，他的著作，包括小說、杂記、傳記、社会和政治研究等一共有二十余种。其中“光明”、“鏖鏖”、“斯大林傳”等都获得極高的评价。在他勇敢地揭發希特勒反苏陰謀的“我控訴”（一九三二年發表在“人道报”上）里說：“对于我，說話就是行动。”我們可以拿这句话来理解巴比塞的一生。在他与罗曼·罗兰有名的論战中，他断言作家不应超然于党之外，而应当投入無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后来罗曼·罗兰說巴比塞是对的。）巴比塞的确是作到了这一点的。

現在我們来談談“火綫”。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誰都知道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德、奥、法、英各帝国主义爭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巴比塞并没有認清楚这一点，我們在他一九一四年致“人道报”社長的信以及后来（一九三〇年）在“火綫”葡萄牙譯本的序言上所承認的看来，証明他当时是把德国当作了唯一的帝国主义而忘了英、法也是帝国主义的。所以他志願参战，以期消灭“我們的、永远的卑劣的敌人德国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但一到了战场上，他便逐漸看清楚了这场战争的本質。因此他是和志願从軍完全相反的精神写出这一部“火綫”来的，換句話說，“火綫”是以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姿态出現的。而“火綫”的發表

又在一九一六年战争正猛烈的时候，这自然会引起战争贩子们的大肆咆哮了。因为他们所宣传的为民族光荣的战争，从作者的笔下表现出来的只是肮脏的、残酷的、为少数战争贩子谋利润的战争。作者在最后一章中大胆地说明德国兵并不是法国兵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那些用种种方式剥削人民的人。

“火綫”之所以能够起着这种反战的、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作者能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前綫以及后方的真实情况出色地描绘出来了。凡上过战场的士兵都认为写的是他自己遭遇的一切；没有看见过战场的人也另开了一幅眼界。

“火綫”没有成套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或几个英勇的士兵的史诗；高尔基也说过：“这本书没有渲染战争，没有把战争浪漫主义化，没有把战争的血污描绘成虹彩。”正如它的副标题所示，它只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作者平淡无奇地、毫不夸张地、可是极其生动地记下了班中每一个士兵的出身经历、衣著相貌，他们在军队中的生活（出勤、站岗、冲锋、宿营、开拔、休假、服劳役……等），他们的思想，乃至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写得极其详尽。在另一方面，关于战壕、弹坑、壁垒、步枪、大炮、飞机、卡车、战车、兵营、救护站、后方兵站、后方城市、敌军占领区、洪水汪洋的原野、泥濘不堪的道路、陈尸壘壘的废墟……这一切环境的描写，也都写得淋漓尽致，成为一幅惨绝人寰的战争图画。此外作者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士兵们死亡的情况。中枪弹、炮弹、榴霰弹而死的不必说了，还有水淹死的，泥土埋没死的，壕壁坍塌压死的，洞中闷气死的……有的是击破了头，有的是洞穿了肚子，有的没有大腿，有的折断了腰肢，有的脑浆四溅，有的肝肠拖地……不同的情况多到不可胜数，一言以蔽之，同是无限的凄惨，同是家人父子所期待着早日返还家园而今却沦为无人葬埋的枯骨。

作者之所以这样作，是要暴露用謊言欺騙人民、使人民變成他們的奴隸，為金融資本集團謀利潤、帝國主義戰爭的面目。

讀了“火綫”而不痛恨那些戰爭販子是不可能的。

“火綫”不僅暴露了帝國主義者所進行的分贓戰爭的丑惡的和殘酷的面貌，同時也指出了人類未來還有一個光明的世界；儘管作者當時對光明前途還只限於一種憧憬，但“火綫”發表後的第二年就出現了真正光明的十月革命，作者本人也立即走上了正確的鬥爭道路——加入了法國共產黨。誠如高爾基在吊唁作者的悼詞中所說：“用極其鮮明的筆調暴露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罪行的，巴比塞算是第一個在他的‘火綫’中作到了……”

總之，“火綫”不僅是轟動法國也是轟動全世界的一部小說，它出版後不久，便由一萬冊的估計發行量增加到二十萬冊，這在當時的法國出版界是極少見的現象。至於從世界各個角落寫信給作者表示愛讀“火綫”的人更是多到不可勝數。直到現在，“火綫”已有好幾十種文字的譯本，已成為有定評的世界名著了。

現在我們把作者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致他的妻子的信摘錄一段在下面，作為這個前記的結束：

我剛接到一位二十歲的女教師從阿爾德施寄來的信，這使我受到極大的感動。她說讀完“火綫”，她的悲痛（她沒有指明她有何種悲痛）稍微得到慰藉。本來戰爭已把她的生活的美夢完全消滅，但當她讀完“火綫”因而想到從風暴中終於會湧現出人類幸福的命運而使死者不致白死的時候，她恢復了做人的勇氣。她說：“人是不能夠起死回生的，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死。”

是的，你是對的，我們大家都有各自的責任，而且必須把我們的話說出去。這責任經常弄得我耿耿不安，現在更感到這一責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了。首先，目前的局面，使一切變革都成為可能了；

再則，“火綫”的風行，更使我相信有說話的必要。我們不应当對戰爭所造成的不幸與犧牲徒然嘆息了事……（譯者）

從這封信中就可以看出“火綫”所反對的是帝國主義所發動的不義戰爭，並不是反對反抗侵略、反抗剝削和壓迫的正義戰爭。

1958年6月於北京西郊

目 次

譯者前記	1
第一章 幻影	1
第二章 在地底下	6
第三章 从火綫上下来的时候	53
第四章 佛巴特和胡雅德	58
第五章 宿營	67
第六章 習慣	95
第七章 登車	101
第八章 休假	110
第九章 大怒	120
第十章 在阿尔果伐村	142
第十一章 狗	144
第十二章 运动場上的天桥	159
第十三章 粗野的話	186
第十四章 行裝	188
第十五章 一个鷄蛋	206
第十六章 恋歌	209

第十七章	挖坑道·····	214
第十八章	火柴·····	218
第十九章	砲战·····	224
第二十章	火綫·····	243
第二十一章	急救所·····	304
第二十二章	溜躑·····	323
第二十三章	苦役·····	332
第二十四章	黎明·····	353

紀念在克魯依和一一九号高地

我身旁倒下去的战友們

——亨利·巴比塞

第一章 幻影

前面聳立着的是南牙山、青針峰和勃朗山；面對着這些山峰的是一些從療養院的長廊上整齊排列的躺椅中露出來的沒有血色的面孔。

這個裝着玻璃房頂並有木質欄杆的長廊，位置在療養院的二樓，它有巍然獨立俯視塵寰的姿態。

紅的、綠的、棕色或者白色的細羊毛毯，絲毫沒有動靜；只是從這些毯子底下露出了一些目光閃耀的瘦削臉龐。寂靜籠罩着這些躺椅。有人咳嗽了一陣。隨後僅僅可以隱約地聽見：每隔一會兒就會發出一次的翻書的聲音；或者躺椅和躺椅之間小心翼翼地一問一答的低微的聲音；或者一只大胆的小烏鴉從伴侶們那兒溜了出來，偶爾站在欄杆上鼓翅的颼颼的聲音。這時小烏鴉的伙伴們，正像一串串黑色念珠點綴着那明朗的長空。

肅靜本是療養院的法律，而且，這些有錢的、超然世外的人們，在同樣的不幸的打擊下，從地球上每一個角落來到這裡，

也早失掉了說話的習慣。他們总是獨自沉思，考慮着他們的生和死的問題。

一個女侍者到長廊上來了；她身穿白色的衣裳，輕輕地走着，一面分發她帶來的報紙。

“這一回真打起來了！”頭一個打開他的報紙的人說，“已經宣戰啦。”

雖然這條新聞早在他們意料之中，却引起了他們一種惶恐不安的感覺，因為所有這些在場的人都意識到這條新聞的無法衡量的重要性。

這些聰明睿智的人，這些由於憂患和思考而變得更練達的人，這些把萬事萬物、甚至連生命也置之度外的人，他們和人类的距離是如此遙遠，仿佛他們不是現代的人，而是以後世人的眼光來看在他們面前還活着的狂人們的不可思議的國度。

“這是奧國犯的罪①，”其中一個奧國人說。

“希望法國能夠勝利，”一個英國人說。

“我希望德國一敗塗地，”一個德國人說。

* * *

他們又蓋好毯子，頭靠着枕舒舒服服地睡下去，面對着山頂和天空。雖然頭上是萬里晴空，但是寂靜中卻充滿了剛才報紙傳來的戰訊。

“戰爭！”

躺在那兒的人們中有好幾個打破了沉默，低聲一再說着這

① 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者為奧國：奧國得到德國同意後，於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對塞爾維亞宣戰。帝俄立即出兵援助塞國，德國即對俄宣戰；英、法助俄，立即對德宣戰，後來雙方參戰者達三十餘國之多。奧國犯的罪，是說它發動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意思。

兩個字，同時心里想，這是現代或者一切時代最大的事件。

這件新聞，很像在他們凝望着的山清水秀的風景上投射出一個模糊而陰森的幻影：

在被紅得像玫瑰花似的村落和綠草如茵的牧場所點綴着的、清靜的峽谷里，在群山的秀色中，在松柏綴成的黑花邊上，在積雪形成的白花邊上，他們仿佛看見有一陣人群的騷動。

他們仿佛看見成千累萬的人紛紛出動了。田野上似乎已經展開了像波濤洶湧的襲擊戰，隨後突然一切都不動了；房屋就像人一樣被打穿了；城市就像房屋一樣被破壞了；村落呢，好像是从天空跌落下來，被粉碎成為許多白色的點子了。死者和重傷者都聚積在那里，使那些原野改變了形像。

他們仿佛還看到：在互相殘殺中把自己的邊疆毀壞了的每個國家，還在那里把那些年輕力壯的新兵不斷地驅向戰場；他們眼睜睜地望着這一條死亡的河上奔流着的活的人群。

這時仿佛在北方、南方、西方……在四方八面也都發生了戰鬥。不管他們向任何方面望去，無論是茫茫大地的這一面，還是那一面，似乎沒有一片土地上沒有戰爭。

這些面容蒼白的、錯覺地看見幻影的人們，有一個用一只胳膊支着上身，在清數和計算現在和未來的交戰者：一共是三千萬士兵。另一個眼睛中還充滿屠殺景象的人，喃喃地說：

“兩支軍隊火併起來，就是一支龐大的軍隊實行自殺。”

“他們實在不應該這樣干，”睡在頭一張躺椅上的人，用深沉的嗡嗡的聲調說。

但是另一個說道：

“這又要來一次法蘭西大革命了。”

“國王們可要當心！”又有一个人嘖嘖嘖嘖地警告着。

第三个加了一句：

“这也許是一場最后的决战吧。”

沉默了一会兒。随后有好几个人帶着夜間失眠的蒼白的臉色，連連搖頭說：

“人們說：要制止战争哪！要制止战争哪！这做得到嗎？我看人类的这个創伤是無可救治的。”

又有人咳嗽起来。現在，幻影消失了，眼前依然是在陽光照耀下的一片幽靜的草原。草原上点綴着一些耀眼的毛色光滑的乳牛；周圍依然是那些郁蒼的林子，碧綠的田野和蔚藍的長空。焚毀这个旧世界的大火的紅光已經熄灭了。無穷無尽的沉寂淹沒了昏天黑地中的人們的苦痛和仇恨的声音。談話的人又一个一个地思虑到自己的事情来了；他們注意的依然是他們肺部里的“不可理解的东西”^①和身体的康乐。

但是当黑夜行將降临到峽谷的时候，勃朗山上忽然起了風暴。

在气候这样險惡的黃昏，他們不能走到外面去了；那怕在寬敞的裝有玻璃的長廊下面，換句話說，那怕在現在他們躲避風暴的港口，他們也感覺到那狂風吹来的雨点直打了进来。

于是这些被“內伤”^②所毀伤着的“重伤者”^③放眼环顧自然界的騷动。他們望着山頂上所爆炸的霹雷，望着这霹雷所卷起的、白浪滾滾的海似的密云。当每个霹雷震响的时候，暮色中总

① “不可理解的东西”，即指肺病。

② “內伤”——指肺結核。

③ “重伤者”——指肺結核重症患者。

是同时冒起一根火柱和一根云柱。他們兩頰凹陷的蒼白的臉孔，一直望着那些在天际盤旋，透过濃霧俯視大地的鷹隼。

“停止战争吧！”他們說，“停止風暴吧！”

这些置身世外来观察事物的人們，既然化除了派别的私見，既然能够从成見、盲从和傳統势力这一类束縛中掙脫出来，当然会感到制止战争的事情很簡單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于是那一个睡在末尾一張躺椅上的人嚷着說：

“我看見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爬动啦！”

“对……好像是活的东西。”

“一种什么草木吧……”

“像是人呀。”

現在他們又从狂風暴雨的閃光中，又从那些宛若惡神向大地伸展和扩大着的烏云下面，仿佛看到展开了一幅茫然的平原。在他們所看見的幻影里，有些形象正从一片泥漿的平原底下探出头来，趴在地面上，滿身污泥，睜不开眼睛，好像被水淹死的奇形怪狀的尸首一样。他們又似乎看出这些形象，原来就是那些被驅上战場的士兵。平原一望無际，到处水流成渠；而想要从这些爛泥中掙扎出来的像被水淹死的尸首的人却是成千累万……但是他們終于看出了那三千万被奴役的人們，虽然由于少数人的罪行和錯誤，一个个被驅上爛泥遍地的戰場，現在却抬起头来了，臉上終于表示出一种坚强的意志了。未来是掌握在这些奴隶們的手中的。我們看得出来，这个旧世界一定要通过一种联盟而获得改造的，这就是数目無穷、苦难無限的人們終有一日要在他們相互間建立起来的联盟。